

自修寫作・參考必讀

文藝描寫辭典

劉載福編



目次

甲篇 人的描寫

一、男性

校長	教員	雕刻家	少婦
法官	郵務員	新聞記者	徐娘
律師	賭徒	小偷	農婦
少婦	小販	說書的	村姑
女孩	算命的	創子手	女工
少女	頹廢者	一四	寡婦
少婦	老冬烘	拾糞的	新娘
少婦	江湖好漢	一六	貴婦
少婦	山地人	一六	下女
一九			女東
			護士
			舞女
			歌女
			妓女
			按摩
			尼姑
			女學生
			酒家
			修道
			山地

徐娘	老婦	農婦	村姑	三一〇
寡婦	新娘	女工	女工	三二二
新婦	貴婦	貴婦	貴婦	三三三
下女	產婦	產婦	產婦	三五五
女車夫	護士	護士	護士	三四四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九	三六六
妓女	舞女	歌女	歌女	三七七
尼姑	尼姑	尼姑	尼姑	三八八
按摩女	按摩女	按摩女	按摩女	三九九
女教員	女學生	女學生	女學生	四〇〇
酒家女	修道女	修道女	修道女	四一二
山地姑娘	病婦	病婦	病婦	四二二

三、女性美

西洋女人	四三
奶奶	四四
賣花女	四四
浪漫女人	四四
都市女郎	四五
混血女郎	四五
貞節女	四五
船家女	四六
女性羣衆	四六
村姑美	四七
少婦美	四八
少女美	四九
淑女美	四九
異國少女美	五〇
熱帶女郎美	五一
清瘦姑娘美	五一
病中女子美	五一
處女幽靜美	五二
風流女子美	五三
華貴太太美	五三
浴後女子美	五三

少婦睡態美	五四
少女醉後美	五五
裝束美	五五
燈下美	五五
裸體美	五六
半裸體美	五六
曲線美	五六
端莊美	五六
新裝美	五七
化粧美	五七
樸素美	五七
輕俏美	五七
五官美	五八
四肢美	五八
頭髮美	五九
面龐美	五九
眉目美	六〇
脣乳美	六一
口鼻美	六二
手臂美	六三
腿腳美	六三
腰肢美	六三

四、心理

視聽感覺	嗅味感覺	接觸感覺	六四
景物感覺	悲哀	憤怒	六五
快樂	羞澀	快樂	六六
淒涼	怨恨	悲哀	六七
興奮	煩惱	憤怒	六八
憂愁	彷徨	憂愁	六九
樂觀	驚慌	樂觀	七〇
彷徨	自私	彷徨	七一
悲觀	鎮靜	悲觀	七二
驚慌	妬忌	驚慌	七三

乙篇 事的描寫

寂寞	七三
緊張	七四
痛苦	七五
疑惑	七五
反抗	七五
絕望	七五
懷鄉	七六
初戀	七九
熱戀	八一
失戀	八二
三角戀	八四
單戀	八五
接吻	八六
擁抱	八六
新婚夜	八七
相思	八七
幽會	八八
男性戀	八八
女性戀	八八

二、行為

熱舞	八九
狂吻	八九
贈物	八九
求婚	八九
笑	九〇〇
哭	九一
失眠	九一
自殺	九一
寫信	九二
看書	九三
吸煙	九三
猜拳	九三

飲酒	跳舞	打架	拉胡琴	九三
打鑼鼓	捉鱗螬	釣魚	打四	九四
散步	捕蟬	觀球	捉蠅	九五
游泳	爬上	玩雪	爬樹	九六
觀舞	滑冰	舞龍燈	放花燈	九七
打球	拜年	划船	割稻	九八
跳繩	踩高蹺	犁田	種菜	九九
跳繩	割稻	犁田	種菜	九九
跳繩	割稻	犁田	種菜	九九
跳繩	割稻	犁田	種菜	九九

入浴	作畫	買書畫
讀情書	賭博	回眸
窺浴	打獵	浪漫
生活	生活	生活
農民	漁夫	鐵匠
生活	生活	生活
木匠	泥水匠	木匠
生活	生活	生活
店員	理髮師	車夫
生活	生活	生活
小販	水手	軍隊
生活	生活	生活
浪漫	生活	生活

三、生活

風趣生活	恬靜生活	頹廢生活
學校生活	男女生活	少年生活
童年生活	山居生活	窮困生活
病中生活	寫作生活	家庭生活
淑後生活	航海生活	戰時生活
農家生活	難民生活	欠債生活
放假惜別	——	——
畢業感想	——	——
四、其他	——	——

四、其他

測驗作弊	演講競賽	舊式結婚	新式結婚	孩子週歲	一六
富家	教堂	銀行	莊院	樓房	別墅
工廠	洋房	洋房	洋房	洋房	洋房
七	六	六	五	五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丙篇 物的描寫

二、動物

三、植物

紅梅	槲樹	柿樹	棗樹	金果樹	竹	桑樹	樹影	樹	桃樹	橘樹	山林	樹蔭	冬青樹	銀杏樹	芭蕉樹	樟樹	楓林	梧桐	柳樹	榆樹	菩提樹	白楊	柳樹	梧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應用物及 其他

凍秋梨	一一七	廟會	一一八
馬戲團	一一七		
蟲聲	一一八		

丁篇 景的描寫

午夜	二七〇
鄉村夜色	二七一
都市夜色	二七二
海濱夜色	二七三
海上的夜	二七三
湖畔的夜	二七三
湖上夜色	二七四

二、季節

炎夏	夏晨	夏午	夏晚	夏夜
夏天的街景	夏天的海灣	夏天的鄉村	夏天的街景	夏天的海灣
一八九	一八九	一九〇	一八九	一八九
初春	仲春	深秋	秋夜	秋晨
一九〇	一九二	一九二	一九四	一九三
秋收	秋的黃昏	秋風	秋雨	秋天的花
一九四	一九五	一九五	一九五	一九七
秋之原野	秋的懷念	秋日街景	秋天的花	秋天的原野
一九六	一九七	一九七	一九五	一九六
初冬	仲冬	初冬	秋之原野	秋的原野
一九八	一九九	一九八	一九七	一九六

三、山川田野

隆冬	一九九
冬晨	三〇〇
冬夜	三〇一
冬風	三〇二
冬天的雪花	三〇三
冬天的陽光	三〇四
除夕	三〇五
新年	三〇六
清明	三〇七
端午	三〇八
七夕	三〇九
中秋	三〇一〇
重陽	三〇一一
聖誕	三〇一二
三、山川田野	三〇一二
遠山	三一〇
高山	三一一
小山	三一二
近山	三一三
羣山	三一四
山坡	三一五
山嶺	三一六

江潮	11111
江邊	11111
小河	11111
河壩	11111
河上	11111
河畔	11111
江河景色	11111
江上月夜	11111
小河春景	11111
河畔柳色	11111
湖上	11111
湖濱	11111
湖山	11111
平湖秋月	11111
湖光山色	11111
湖上烟雨	11111
湖上泛舟	11111
湖邊	11111
池上	11111
荷池	11111
柳池	11111
池邊春色	11111
溪水	11111

甲篇 人的描寫

一、男性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著作家，他每一部作品，都能擁有大量的讀者。但他的皮氣很怪僻，這是常人所很少的

一種脾氣。他幾個月理髮一次，這是並不算希奇的事。更有趣的，據說他穿上去的一雙新襪子，非等穿破了決不脫換。他臥房內一切都凌亂不堪，滿地板的都是煙蒂兒。他的文思很敏捷，而且詞藻極為美麗生動。描寫書中男女主角的品貌性情，真不知瘋狂了多少讀者？記得有一次，一個待字閨中的小姐，寫信去贊美他，並且約他在公園見面；她的意思，很誠懇真摯的要和他做朋友。在那位小姐心中，認為他文章寫得如此美麗動人，那必定是個風流倜儻，非常俊美的人物。可是當她見到他竟長這樣的一位怪物，心裏失望的程度，真是啼笑皆非。不過這位作家的心裏也同樣的感到失望，因為他事先並不知道寫信約他會面的是個女人，假使他早已知道是女人，他就決不赴約了。你想他脾氣怪僻得多有趣呢！

▲他也是個富於感情的少年，很喜歡聽人的讚美和頌揚；一雙黑漆漆的眼珠，時時轉動，好像表示他腦筋的活動一樣。他是一個很雄偉美貌的少年，祇是他一天不離開這屋子，沒有適當的運動，所以臉上漸漸退了紅色，泛上白色來，堅實的筋肉也慢慢鬆弛了；但是他的腦筋還是很活潑強旺，沒有絲毫微弱的表現；他整天坐在書案後面，拿了一枝筆，祇管寫，有時停住了，可是筆還不會放下，用左手托着頭部，左肘支在桌上，不住的沉思默想；兩隻眼對着窗外藍色的天凝然注視，他常常是這樣。

▲這位小說家是個孤兒，不錯；但他並沒有一個他在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死了的妹妹；他也並沒有些兒的悲傷。他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沒一忽不是嬉皮笑臉的胡鬧，他並不像他小說中那樣孤獨。他喝酒，嫖窑子，他還有時喜歡到燕子窠去學吃雅片烟。他也有時繩着眉頭說些似乎感傷的話，但，倘使你不是個呆子，你定能辨出這完全是做作。總之，他決不是他小說中描寫的那個他，他是一個摹倣別人小說中所描寫的小說家而現緒事實的一個他。

▲他常常向刊物投稿，有的用；有的沒有用；但是他一手美麗的字的確打動了我。他寫的東西不算完全成熟，但有很深的感情：一首小詩，一篇散文，都有非常優美飄逸的情調，談起來使人有好感。

▲亭子間的下面是灶間，已經是正午了，但他還執着筆不絕地抄寫那新譯就的一篇般生的父親，連氣也不透一口。現在可不得不停止了，濃煙從下面陣陣衝上，使他鼻間怪難過，眼睛也睜不開了。他趕緊走出門，下了樓梯，小孩子看見他就叫「洋鬼子」也有叫他「野人」的；因為他的頭髮蓄得很長，臉龐異常黯黑，又加上一套破舊的黑西服，神氣便更枯索了。他衝出後門去，透了口氣，摸摸袋中，還有半截紙烟留着，但沒有火柴，只得再放在袋裏，一面計劃着怎樣托人把譯好的稿件送到有些稿費可拿的小型雜誌上去。

詩人

▲他歡喜一個人靜靜的在深山冷谷中散步，小溪流水旁也是他經常徘徊的地方。有時早晨太陽還未昇起，他就坐在柳樹下聽黃鸝兒歌唱。有時他深夜還在月光下的花影前欣賞；他覺得眼所見，耳所聞沒有一樣不是作詩的資料。於是在春天裏，他會吟成一首美麗熱情的小詩。到了秋天，他的詩情更激發了，一回兒懷念，一回兒感傷，一回兒悲嘆；有時在傷心中也會顯露了歡笑。人家還以為他有點瘋狂，其實他嘔心瀝血的詩集，却已悄悄地出版了。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

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整整的一個禮拜也沒有走出門外去，在這一禮拜裏，把他送贈的二十本書，一本一本的讀過，到了第八日晚上，一個信差帶給他一封信，這是出版的書局寄來的。他的手指抖顫着把信封撕開來，裏面是幾塊錢的稿費，還夾着最近的一本批評雜誌。我們應該說句良心話，他委實是先去看那本雜誌的，他在那雜誌裏瞥眼就看見了一篇批評他的詩集的文字。他讀了一遍，再讀一遍，他的眼睛裏冒出火來了。那篇評論裏說着，他的詩歌已開了法國文學的新紀元了。他拿一頂豔麗的花冠，供獻給法國民族，充滿在這花冠裏的却是綿密的情緒的露珠和可愛的芳香。

▲他就如一顆新生的慧星，挾其接連出版的兩冊薄薄的小詩集，一躍而閃於文壇的星空，光芒四射，許多前輩詩人們，都對他刮目而視，他的成功，却把他的性格變得更冷僻了。他並非驕傲只是自視太高，雖然生着那麼一付瘦小的身材，從他的神情上看，却如一個高可觸

天的巨人。仰起頭，向星羣朗誦他的詩篇；脚下這個世界和人類，他以一種悲憫的姿態，俯視着。

▲那兩三年間，依現在看起來，應說是他坎坷一生中的黃金時期。他的天才，和他的那種天才所特有的狂熱使他沒離開學校之前，就如一顆新生的慧星，挾其接連出版的兩冊薄薄的小詩集，一躍而閃於文壇的日星，光芒四射，許多前輩詩人們，都對他刮目而視。他的成功，却把他的性格變得更冷僻了。他並非驕傲，只是自視太高，雖然生着那麼一付瘦小的身材，從他的神情上看篇；對脚下這個世界和人類，他以一種悲憫的姿態，俯視着。

▲他想了又想，時時搔頭，總是沒有一個適意的題目找出，他顯得窘急，因為他的職業是詩人，他背已微微鈎曲了，雖他獲有這副背骨還不過二十幾年，他是忙碌過度，他隨時編造一章新奇而漂亮的詩，送到當地的日報去。

主 筆

▲我爸爸真是一個清高的學者，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後，不走政治路線，不想陞官發財；三十年如一日，服務報界，為民喉舌，發着正義的呼聲。他工作的時間，原

在深更半夜，發稿校稿完畢了，差不多天將黎明了。於是他睡眠的時間極少，白天裏不及晚上靜寂，弄堂裏小販的叫聲，孩子們的打架聲，使他常常的驚醒。他本來身體很健康，但如今慢慢的衰老了。很多朋友勸爸爸經商，也有親戚請爸爸去做經理。但爸爸都拒絕了，雖然他很窮，但他的願望，就是為新聞事業而服務，因為他說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畫 家

▲一頭蓬鬆鬆地像被馬蹄踐踏過亂草似的頭髮，配着那副蒼白得毫沒血色的臉龐。他身上那件繪畫時的外衣，滿沾染紅紅綠綠的顏色。兩手永遠沒有乾淨的時候，幾株畫筆和那塊調色板，就是他唯一心愛的伴侶。他常常凝神呆視着某一樣東西，似乎竭力在啓迪他的靈感，使他完成一幅充滿着熱和活的畫片。

▲我對面是一個年輕的畫家？我有點不相信。他有一付純靜和藹的面孔，頭髮很短而亂，穿着藍色的翻領襯衫和藍色的工人褲，一件皮夾克放在身旁。他是一個畫家麼？唯一的標幟是方檯上的一個畫夾，幾張紙和一支鉛筆。

▲我們的圖畫先生，也很有趣的。他，比較年老一點，常常光禿着頭，在太陽光裏，耀得亮亮的，真好比是一

一盞什麼燈呢。身體長得胖胖的說話聲音很大，可是也很和善。他教我們圖畫，他只要拿起一枝粉筆；在黑板上畫起來，什麼都像，誰也瞧不出他竟有這樣的本領。

音樂家

▲鄭立成是個音樂專科研究院的畢業生，他實在頗富有音樂的天才，說起來他而且還是一個作曲家。臉蛋兒生得挺俊美，一頭烏黑的非律賓式的秀髮，更顯得他包含了無限的藝術氣氛。可惜他的命運並不好，最近非常失意；他創作的樂曲，沒有得到知音人的欣賞。不過他並不灰心，他仍舊不斷的努力研究；因為他有刻苦犯難的精神，他更有相惡劣環境奮鬥的勇氣。他常常這麼的自勵：失敗是成功成之母，並且說。有志者事竟成。像他這樣力求上進的青年，是很使人敬佩的。

賣唱的

▲周老板出去不久，便帶着他們一起進來。老人很感激地先對我說了好些虔誠的客套話，然後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下來。在拉的時候，我發現他激動得很厲害，手不住的在顫抖，漸漸地，像是在極力抑制着什麼似的，他將頭從沉思中昂起來，咧着他那乾癟的嘴唇。而那孩子想阻止他們唱下去。大概是只唱了兩段，我便推着要準

備功課，同時將一捲鈔票塞進老人的手裡。起先他不肯收下，後來還是周老板勸他，他才收下的。

教授

▲這位頭髮禿頂的老教授，在教育界中已服務了三十年。他額角上一條一條的皺紋，正表示他在千千萬萬學生的身上已用下了幾許的腦汁和心血？他不感榮利，不求富貴，身上經常穿了一套藏青哩咬西服，這套西服油光光的差不多快要破舊了。照他的資格和學歷，他是很可以去做一位局長或廳長的。但他不做，他說：他若做了官，他就不能再教育這些莘莘學子了。他這種偉大的精神，學生們都很感動，不但對他無限的尊敬，而且也不敢荒廢學業。所以在他手下畢業的學生，很多很多的在社會上已有相當的地位。於是唯一的安慰就是他的桃李已經滿天下了。

▲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教授，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我就是叫做嚴九明的。」

▲一六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著作的時候。康德教授在好些年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想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

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床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

醫 生

▲ 診療室內經過一陣病人的呻吟；以及一陣病中小孩哭鬧的雜聲音後，——此刻却又顯得分外的靜悄。夏醫生在水龍頭旁匆匆的洗淨了手，脫去身上那件白色的制服；他被病家一整天的困擾，似乎感到有點兒疲憊。兩臂向上舉着，伸了一個懶腰，深深地透了一口氣，他覺得這當兒才是他一天中最感舒服而愉快。他慢慢地坐到沙發上，取出烟斗，劃着火柴，喫在嘴裏，頗為優閒自得的吸了一口，然後輕輕地噴出烟圈子。在那盞並不太明亮的燈光下，那烟圈子由濃而淡，由青而灰；好像石子投入水面一樣的，那波紋終於慢慢地散漫開去。

● 夏醫生並不是普通平庸的醫生，他從海外留學回來，在醫學上的成就，是有超越的研究。外科、內科、小兒科，甚至於產科、那一科不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假使他在大都市裏設立醫院，不但名利雙收，恐怕汽車洋房也半都齊備了。但夏醫生志在救濟世人，他的學醫，並不在於名利雙收；所以他喜歡在這個貧苦的小村子裏開設診所，他的目的是要使這小村裏的居民，能够減少疾病的痛苦。所以村中男女老少，都把他當作活耶穌看待。

因為他見到貧苦的病家，不但費了工夫，而且還賠貼藥品。這樣慈悲的好醫生，在這世界上真是太少的了。

▲ 一位司鐸荐舉了天主堂裏的外國人，說他會看病，很靈驗。四嬌本來不相信西醫的，然到了中醫治不好時，只好沒法的請他來試試。他來了，用聽筒聽了聽胸部，問了問病狀，搖搖頭，只開了一個藥方，說道：「這病難好！是胃裏生東西。姑且配了這藥試試看！」西藥吃下去了，病痛似乎還是有增無已，彷彿以桶水救車薪，一點効力也沒有。

▲ 醫生把尚潔扶到床上，慢慢施行手術：趕到史夫人來時，所有的事情，都已弄清楚啦。醫生對史夫人說：「長孫夫人的傷，不甚要緊，保養一兩個星期便可復元。幸而那刀從肩胛骨外面脫出來，沒有傷到內部肺葉，——那兩個創口是不要緊的。」

▲ 史醫生把傷者扶到床上，慢慢施行手術：等到病人的夫人來時，所有的事情，都已弄清楚啦。醫生對那位夫人說：「你先生的傷，不甚要緊，保養一兩個星期便可復元。幸而那刀從肩胛的外面脫出來，沒有傷到內部肺葉，——那兩個創口是不要緊的。」

農 夫

▲ 白老實已經五十多歲了，他經常穿了一套打着補釘的藍布短祫，然而那藍布已沒有藍的顏色，是因為雨

打日曬的緣故，所以顯得灰褐、枯黃、青黑混合的色彩了。他雖然額角上已滿額皺紋，看起來十分蒼老。但他的精神很好，不管發風落雨，或者太陽像火傘般的張蓋，他却天天照常到田裏去工作。勞苦對他似乎毫不介意，他黑黝黝的臉上，常浮現着希望的微笑。除了晚上休息時，他悠閒聊著旱烟，一口一口吸烟消遣。此外他實在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奢侈娛樂的事情。

▲阿成是個怪年青的農夫，他的皮膚顯得古銅似的顏色。衣袖和袴脚管老是捲得高高的，臂膀和兩條腿又粗又結實，腳上老是穿了一雙草鞋。他非常節儉，下田工作時，連雙草鞋也都捨不得穿。但未婚的小伙子，到底也愛漂亮，夏天的晚上，他洗過澡後，也穿了一套白竹布乾淨的衫褲，坐在院子裏乘涼。左鄰右舍的村姑，都喜歡和他撩天。因為他也讀過幾年書，肚子裏藏着很多的故事。聽得那些小姑娘津津有味，連睡覺也忘記了。若不是阿成母親說大家睡了，明天再講吧！大家還圍坐在一起，享受着夏夜的涼快呢！

▲俺爺是個莊稼漢，今年將六十歲了。勝利還都那年，我回去接他到南京來，他才第一次坐到過火車和輪船，已往，他從未離開家走出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一年間連縣城都很少去一次的。每回我接他到南京來，總是住不上旬日就吵着要回去；他放心不下田裏的莊稼，棚裏的牲畜，甚至貓狗和鷄鴨。要回起家來，誰也留他不住

。總是說：「我回去讓你娘來多住幾天。這幾天雨水勤，田裏的草也該鋤了。」

▲在農村裏，是忙碌的，也是快樂的。黃金似的稻熟透了，微微吹着，徐徐搖動，美麗極了。農夫們看着他們辛苦耕作的收穫物，近在眼前；在他們那棕黑色的面孔上，不時的流露出笑容來。

▲柳蔭旁是一輛水車，三五老農，剛從車上下來，聚集在濃蔭之下，作片刻的休息。有的嘴裏聊着一根旱烟管，坐在那裏吸煙；有的手裏拿着破芭蕉扇，扇個不停。

工 人

▲他的黝黑的肉色，表現了他身體的健壯，誰看見了，都得向他喝一聲彩；渙希竟注視得發呆了。其實，他並不是對於工人身體的羨慕，却是被引起了對於工人的最偉大的同情。

▲老王在××工廠裏已服務了二十年，他是一個修理機器的工人。因為他有二十多年實習的經驗，兼之肯悉心的研究，所以他不但會修理，而且也會製造了。他平日沉默寡言，待人接物，却又和藹可親。對新進來的工人，絕對不顯出倚老賣老的態度，別人不懂的事情，憑他知道的沒有不善意地告訴人家。他不說空話廢話，他祇曉得埋頭工作。所以不但上峰企重他，就是屬下也無不敬愛他的品德。

▲小張這年輕的工人，個子兒長得挺高大，兩條臂膀像鐵一般的結實。他滿腔懷着火一樣的熱情，性直口快，喜歡抱不平，但更樂意幫助人。他雖然沒有讀了幾年書，晚上抽空却在夜校裏讀補習班，他知道知識是年輕人最寶貴的東西，好以他求知慾非常的強。他別的沒有什么嗜好，祇是愛喝一點酒。不過他煩惱的時候却不得不喝酒，他的意思，煩惱時喝酒容易醉，醉了酒的人，往往就誤事了。

▲整天的在炎熱的太陽底下，灰塵之中，爬梯子，彎着腰，從下面人手中取過石頭來，又直着腰，送給上面的人。他回到家到飯店中吃飯的時候，他的背是又酸又痛，他的腿也走不動了，手也燙裂了，眼毛也給灰沙黏在一起了，但是滿意的提着他用苦力換來的錢在他的手巾包裏。

▲在工場裏面，他是技術最好的鎖鍵工人，在這處郊外市街上面，他是一個氣力最大的男人。他對於工場主的態度，也是非常粗暴，所以得到的工錢，也是非常少數。每逢休息日子，他總要打人，街上的人們，都是對他恐怖而懷着嫌惡。有時候，他們想打他，但是沒有成功。芝克羅爾看見了有人和他對抗的時候，他便捏着石子木板或者鐵片，擺好了步位在那裏等待他的敵人，人們對於他那張臉孔和黑毛叢叢的兩手，都抱着恐怖。尤其是他的眼睛，使人們覺得恐怕——小而且銳的眼睛。

，好像鋼錐一般的刺人，凡是和他的眼光碰到的人們，不論誰都會感到一種不能對敵的野獸一般的力量，好像不論那個都要在他面前被他毫不容赦地歐打。

商 人

▲他雖然是學校裏出身的，但進入商界後，他忽然也精明能幹起來。他坐在賬桌旁，一天到晚撥着算盤珠，另一隻手經常握了鉛筆，東劃西劃的，其實他是在動腦筋；什麼貨色市面缺貨？什麼貨色可以賺錢？假使有跑街上門來兜生意，不管是一角錢的上落，他一定也得貪圖便宜不可。但是他賣出去的貨物，却一分錢也少不得，情願被買客罵兩聲倒沒有關係。他還喜歡常常嘆苦景，雖然他今年掙了很多的錢，不過有人若問他賣店生意好麼？他照樣的還是愁眉苦臉，好像恐怕別人會問他借錢般的。

▲張太太的丈夫，在商界上非常的有地位。他雖然四十多歲了，但臉兒滾圓，白白胖胖，看上去還只不過好像三十左右那麼嫩面。他小時受的教育並不多，所以寫封信也會別字連篇。好在他現在有錢了，身旁隨時跟着中英文秘書。不過他時常恐怕有人會譏笑他是個沒有學問的人，所以平日竭力裝出斯文的態度；他根本沒有近視眼，却喜歡戴一副金絲邊的平光眼鏡，來增添他的風度。他最近更設法交際社會有名望的人，不論是學者、

政客、軍官，他以商界有地位的身分，去擠在這些名人的中間。但可惜有時一不小心，他終免不得會露出一點馬腳來。

▲他是個非常誠懇的商人，辛辛苦苦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才把那個商店經營得發達起來。雖然他本身十分儉樸，但對待店中職員，却並不刻薄。向來爲人熱心仗義，凡是認識他的朋友，即是一面之交的，祇要有求助於他，他終會盡力的幫助。至於勞軍救災的捐款，他是最高興慷慨解囊的。店中賑目，弄得清清楚楚，做一筆生意，開一張發票，他認爲納稅是每個國民應盡的義務，所以他最近還得了模範商人的獎狀呢！

▲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商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容；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的寒冷呢。

▲他的丈夫約有四十多歲，又黑又胖，完全是個巨腹式的商人，精力很旺盛的樣子。頭頂沒有許多頭髮了，快要禿的樣子了。

軍人

。所以他不但學問很好，而且身體也相當的結實。俗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在新時代裏，已經是落伍了。

▲最近我弟弟的性情變了，變得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月考的成績，越來越不行。一天到晚穿着牛仔褲，花襪衫，和那些三朋四友東蕩西逛；尋事生非的闖禍，像他這種學生，讀書根本不會有進步。雖然我屢次的勸誠他，他却口是心非。假使他再不覺悟，長此以往，我真代他的前途擔憂啊！

▲一個身材中等，方額角，圓眼睛，白面團圓的少年，穿着青色暉曥的西裝上衣，白細斜紋布的學生裝的褲子，手裏提着一支鏽着白銅柄的烏漆的藤幹子的手杖，三脚兩步走的，皮鞋响得得的。

學生

▲新時代的學生，和從前那樣文謔謔的到底不同了。瞧隔壁的阿毛，他已經是高中生了。但一年四季還是穿着一套黃卡其的學生裝，頭上剃得青光光的，他一點也不講究漂亮。除了用功研讀課本外，還得學習軍事訓練